



主办：济宁日报社
济宁市青年作家协会
协办：济宁永盾保安服务有限公司

“舜种！”

是一个阳光正好的午后，太阳暖洋洋的，大街上熙熙攘攘。正在骂人的是个小摊贩，面前的摊上摆着杂七杂八的日用百货。大到锅碗瓢盆，小到针头线脑、牙签电池，只有你想不到的，没有他不卖的东西。从摆摊到他骂人的那一刻，他的摊前少有人问津。他也没和任何人发生过一丁点儿的口角。一切都像正好的阳光，风平浪静的。他也一直好好的，只是眼睛充满焦灼和期盼地看着熙熙攘攘的人群，希望有人在他摊前停下来买一点什么。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突然骂人和骂什么人。难道是没有生意，闲得无聊，骂人玩呢？可谁招他惹他了呢？莫名其妙。

他还在骂。就那几句话在嘴里反反复复的。“舜种。真是个舜种！”

忽然，在他旁边摊上买好了菜，正推电动车要走的一个白白净净的中年男人，停下电动车，猛地窜到他摊前，怒睁着双眼，用手指着他说：“你骂什么呢？你再骂一声试试！你别以为别人听不懂。”

“你这个人真莫名其妙，我骂我的人，你走你的路，你吃什么惊讶？你招我惹我了吗？我骂你了吗？你管天管地，还管着我骂人啊。”

“不要给我废话，你再骂声试试！”那个人依然怒目圆睁着，好像他说的话一句也没听进去似的。

……
那时你刚来到这座城市，一转眼就过去了十多年。十几年来说有变化也有变化，说没变化也没变化。变化的只是时光在你脸上雕刻的印痕，不变的是你还是每天早出晚归地摆摊卖货，赚一点吃喝用度。

T城是座小城，刚摆摊两年多，你就把T城所有的大街小巷和菜市场都摸熟了。现在十多年过去了，你依然还在T城的大街小巷和菜市场来来回回。那天也是在这个菜市场，时间好像是初冬。那时你还骑着一个三轮车，三轮车上放了一个木板，木板上摆着你所有的家当。东西少得可怜，也就十几样吧——牙签、电池、牙刷、创可贴、松紧带、粘鼠板等等。十多年过去了，你的东西和你的年龄一样，越多越好，一个摊从这头到那头足足摆了有几十米，你也把当初的三轮车换成了电动三轮车。但是生意好像并没有好到哪里去，特别是这两年，生意是一天不如一天。

那也是一个天气挺不错的午后。那时候这个菜场边上的幼儿园还开着，现在幼儿园已经关闭了。你那天也是把摊子摆在幼儿园旁边的，就像今天一样。只不过那天是摆在幼儿园西边，今天是摆在幼



二爷爷

王尊广

我今天说的这个二爷爷不是我的亲二爷爷，但他是我老家一个村的，都是本家，和我爷爷一个辈分，他在家又排行老二，我也就约定俗成喊他二爷爷了。王家是村里的大户，因我家辈分小，从小到大被我尊称为“二爷爷”的少说也有七八个了。唯有这个二爷爷我没有见过，当然也没有机会亲口对他喊上一声“二爷爷”，因为他死于一九三八年五月，据说还不到三十岁。

老村位于古城金乡北五里有余，人称“五里墩”，村东一条官道连接县城和济宁。五月份了，农历也进入了四月，官道两侧麦子先是抽穗，接着灌浆，后又黄梢，竟是出奇的好，庄稼人一年一年就盼着能有个好收成。那是我们村王姓家族的，地也不多，一般人家每家每户这个二亩地就是多的，没地的也不要紧，就租种本家大户人家的地，赶上好年景，交上东家的租子，剩下的也够吃了。

可偏偏是等到了一个好年景，那东洋鬼子也跟着来了。

那是五月十日上午，一阵隆隆的炮声，从北边的大义集方向传来，紧接着仿佛从头顶上有炮弹呼啸

儿园东边。那时幼儿园西边是个超市，现在也关闭了。倒闭的超市被分割成三间，分别租给了两个卖海鲜的和一卖菜的。你那天就是把摊子摆在幼儿园和超市中间的。那时候菜场周边的人比现在多多了，菜场里的摊位也是人满为患。不像现在，菜场里只有一小半儿的摊位在经营着，其他的都闲置了下来。不知道为什么，T城的人一年比一年少不说，生意也是一年比一年难做了。

摆摊卖东西，看起来轻松，其实也熬人。每天起早贪黑的，累是不累，就是疲惫。还要每天应对各种各样的人，也让人心力交瘁。你和他吵架，不一会儿就会围过来很多人帮腔，就好像认定了你贪了他的钱一样，一上来就指责你。这是小城让你最不开心的地方——只要外地人和本地人吵架，不管你是对是错，他们永远都向着本地人。

你正在摊前候着呢，一个一米八几的，脸白白的，大眼睛的男人走到你的摊前，拿起摊上的电池问：“这个电池怎么卖？”

“四块。”你回答。

“便宜点。”男人说。

“十块三板。”你说。

男人拿了三板电池，丢给你十块钱，转身走了。男人的家应该就在菜场附近，你每天摆摊几乎都能看见男人在这里转悠。男人的年纪和你差不多，也就二十多岁的样子。

“你这个电池是假的。”时间大概过去了两个钟头，刚才买电池的男人回到你的摊前，把拆开和没拆的电池丢到你的摊上说。电池他已经拆了两板。

“怎么可能是假的。我从来不卖假货。”你说。

“怎么不是假的？我到家那边玩了没有多一会儿就没了，你还不说假。”你伸手拿起电池，电池滚烫，像烧红的烙铁，明显是刚使用过不久。

“你是装在哪里玩的？”你问。

“遥控汽车。”白脸男人说。

“遥控汽车那个东西本来就耗电，什么电池装上去最多玩一个小时不得了了，你凭什么说我电池是假的？”

“不要说那些废话，把钱退给我，你这就是假货。”

“怎么可能？我从来不卖假货，不可能退钱给你的。”

“你这电池就是假的，凭什么不退钱给我？你不退钱，你相不相信今天我把你摊都掀了！”白脸男人边说边用手掀起你的摊，然后丢下来，“哗啦”一声。

“你想干嘛？东西不是你说不就是假的，我来找电话问问厂家去。”你边说边拿起电池想在上面找到厂家的电话号码，电池上没有。你又把三轮车上的

而不过，古城的千年宝塔葫芦形的塔顶被掀掉了。眼瞅着那官道上一队队衣衫不整的国军匆忙撤退。这些打了败仗的国军见了百姓就说，你们也快跑，躲躲吧，日本鬼子杀人不眨眼睛。

日本鬼子真那么凶残吗？虽说老村靠近县城，可村里人不生意不买卖的，多是老实巴交的农民，还没谁见过这些传说中的恶人呢。别管他们是真凶残还是假凶残，该躲躲还是得躲躲，光棍还吃眼前亏呢。一夜之间，村民们便关门闭户，带着点吃的用的投亲戚友疏躲躲藏藏起来了。

可偏偏有那认死理的。二爷爷就是这样的人。他让二奶奶带着孩子回二十里外的娘家去了，二奶奶让他也一起去，他惦记着他快要收割的麦子，还有那头耕地把地拉庄稼的牛。嘴里嘟囔着，没事没事，历朝历代还不叫老百姓吃饭了？

第二天天刚亮鬼子就进村了。原来鬼子趁天黑走夜路从三十里外的胡集赶了过来，天亮之前进至城外，完成对古城的包抄，做好攻打县城的准备。进村的鬼子挨家挨户砸门找人，没费多大劲儿就寻见了二爷爷。看着端着大枪嗷呜哩哇啦凶神恶煞般的鬼子，二爷爷开始帮鬼子打水挑水做饭喂马。

鬼子的马多，马也多，拉炮车的、驮炮弹的、运给养的，有二十多匹。鬼子把马交给二爷爷，用枪逼着他，你的，把马喂饱了，喂得好好。拿啥喂啊，那得多少草料啊？鬼子就指着地里泛起微黄的麦子，割麦子，割麦子，这是最好的马料。

割麦子，那怎么行？昨天二爷爷还拽了一个麦穗，用手搓搓，那麦粒绿莹莹的，饱满得很，这可是村里老少爷们盼了多半年的收成啊，割了？给鬼子喂马？那怎么可能？想都别想。

因为对爱情的信仰

——《给阿嬷的情书》观影有感

刘逸光

《给阿嬷的情书》在2026年春天飘落在电影市场，那场跨越半生的情义久久回荡在观众心中。传统女性对待爱是什么样子？电影中叶淑柔把这个抽象的问题具象化了。上世纪四十年代的潮汕少女淑柔爱上了穷小子木生，不顾世俗偏见走到了一起。后来木生为躲避战乱抓壮丁被迫远赴南洋，“五年之内归家”。淑柔开始了漫长的等待，抚养三个孩子，守住家园，定期到一个叫“木生”的人寄来的信与钱。那一封封跨越重洋、饱含思念的信，成了她独自抚养三个子女的精神支柱，勾连起隔山跨海的思念。

为了这个“五年之约”，淑柔用一生去回应。她不怕苦，不怕穷，她怕的是那个自己爱了一辈子的男人辜负了自己。导演用一个叙事性策略制造了误会。当邮差遇到暴雨，那张木生、南枝和学生们的“全家福”寄到淑柔手中，让她误以为木生已另有家庭，从此，她的爱情终止了，此后四十年，她都不再提及木生的只言片语。

在这里，导演有一个非常传统的安排。那封“坐

木板移开，拿起电池盒找，电池盒上依然没有。

“现在你没话说了吧？连电话都没有，就是假货。赶紧把钱退给我，不然的话，今天你摊子都摆不成！”

“我电池是真的，怎么可能退钱给你呢？”

“那你怎么证明它是真的呢？你自己连电话都找不到，还说不假的。”

旁边摆摊的人看到你俩在争吵，走过来问明情况后说：“算了算了，把钱退给他吧。不就十块钱嘛。”

“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，我的东西又不是假的，我凭什么要退钱给他。再说他拿回家是装在遥控汽车里面玩的，那个东西多耗电啊，再好的电池装到里面最多只能玩一个多小时看不得了。你摸摸这电池还发烫呢。”

打圆场的人说：“哎呀，不就是十块钱的事情嘛，你就退给他算了。他在这里吵，你还怎么做生意呀？”

“我东西不是假的，为什么要退钱给他。”

“可你现在拿不出证据证明你的东西是真的呀。”

“我就不信了！”说着你跑进超市，把卖电池的地方看了看，没有找到相同牌子的电池。你只好转身回到摊前。男人站在你的摊前，怒目圆睁看着你跑来跑去。

“你到超市里去买电池，就买那种最好的南孚电池。你装到电动遥控汽车里面，你能玩多久，然后再把我的电池装进去，再看你能玩多久，就能证明我的电池不是假的了。”回到摊前，你对着怒目圆睁的白脸男人说。

“我不和你废话，今天你就说退不退钱吧。”白脸男人怒睁着眼看着你，你也分毫不让地看着男人。

“给他吧，给他吧，不就是十块钱嘛。”打圆场的人又劝。

“好好好，我就没看过像你这样的人。我把钱退给你，但是做人就不是你这样做的，你就是‘赖头’。”你边掏出十块钱递给白脸男人边说。白脸男人对你的话根本不屑一顾，接过钱，一句话没说，转身就走了。

“哎——”你站起身想再说点什么。可男人一转身，骑上电动车走了。看着骑着电动车离去的男人的背影，你摇了摇头。时光在你身上留下的印痕也同时送给了怒目圆睁的他。刚才他跟你说话的时候，你发现他嘴里的牙齿已经有所脱落，再也不是当初那个站在你摊前，为了十块钱和你争吵的年轻男人了。只是那双眼，还和十几年前一样大，一样怒目圆睁着。

鬼子拿枪逼着二爷爷去家门口地里割麦子，并把一把镰刀扔给了他。那个鬼子把枪架好，卸下枪刺，拿刺刀对着那麦子就是一顿乱割乱砍，转眼间麦子一地狼藉。二爷爷是庄稼人，庄稼人最看不得谁祸害庄稼。二爷爷人虽老实但性格强硬，他怎么能容忍他人随意毁坏自己即将收获的麦子。

二爷爷操起了鬼子递给他的镰刀，他知道，这把镰刀是他用的最顺手的镰刀，为了迎接麦收，他用新买的磨石把这镰刀磨得飞快。庄稼人对麦收看得很重，充满着仪式感，磨镰刀的过程就是一种对劳动、对收割、对收获的膜拜。谁也没想到，二爷爷手里的镰刀还没等到割麦子，却先挥舞着向鬼子身上割去。

不能说二爷爷对鬼子有多少深仇大恨，因为那时他也是与鬼子刚接触一天时间。生性耿直强硬的二爷爷，那与生俱来的山东农民的血性，面对祸害庄稼祸害收成的行为，眼里不仅仅是不容沙子，更是心疼得能滴出血来的。

鬼子怎么也想不到会是这样一个情况，面对向脖子挥来的镰刀，慌忙一闪，那镰刀从他的大臂抹茬子割了下来，一大块皮肉带着骨茬子血肉模糊地悬在了那儿。你想想，那个疼劲儿该怎么形容？那鬼子满地嗷嗷大叫。

看到这一幕，二爷爷也愣住了，自己割鬼子了，自己怎么割鬼子了？

正在二爷爷发愣的时候，旁边挺着大枪冲过来两个鬼子，两把刺刀一前一后扎进了二爷爷的身躯。凶残的鬼子攥住大枪一拧一转，眼见那血从前胸后背汩汩流出。

二爷爷的脸痛苦地一抽搐，想说话却没有说出，便如雕塑一般定格了。



家的情义。木生对朋友的至情至性，为素不相识的孩子争取上学的执着，冲进火场救出老板被迫入狱，都是南枝往后十八年咬牙撑起两岸家庭的原动力。当淑柔得知十八年的托举来自这样一位大义女子，所有的委屈顷刻间化作感恩和怀念。

易求无价宝，难得有情郎。南枝也不希望这纸短情长如童话般的爱情因为阴阳两隔就此中断。除了感恩木生的情谊，南枝也欣赏着淑柔独自抚养三个孩子的坚韧。正是因为淑柔这个榜样，让没有遇到爱情的南枝有了做母亲的勇气——收养了一个弃婴。至此，导演叙述策略中的三人关系最终用“情义”二字贯穿起来，打破了常规狗血剧的情节，将人与人之间的善良化为无限霞光。

在《给阿嬷的情书》中，南枝见证了普通人能够靠纸短情长成为彼此的支撑，履行爱的责任，隔山望海坚守着爱情，于是她甘愿用十八年的“侨批”维护木生和淑柔的爱情，守护自己对爱情的理想。这是多么美好的爱情信仰。

小学四年级那年，我和建宝、晓莹转到中心学校就读。

爬过坳口，走过无人居住的高山庄，下山，再穿过两个村庄，才到学校，行程要一个多小时。高山庄在半山腰上，四面环山，树木茂盛。我们决定，结伴走高山庄。

上学没几天，晓莹带去学校的玉米馍被猴子抢走了。她急得瘫坐在地，嚎啕大哭。建宝掏出砍柴刀，杀进草丛里，我也紧随其后。猴子单枪匹马，不敢恋战。建宝捡起猴子丢下的玉米馍，四脚并用，钻过草丛，迅速折回。

建宝爬到路边问我们：“笑什么？”晓莹抹掉眼泪说：“你爬行的样子，像猴子。”建宝也笑了，说：“那你们就当是猴子追猴子呗。”我问建宝：“你为什么随身携带砍柴刀？”建宝说：“家里没有镰刀。放学后，我要割草回去喂牛。”

那天放学回来，建宝叫我们明天带上砍柴刀，“为什么？”面对晓莹的询问，建宝假装没听到。

第二天星期六，中午就放学了。高山庄里，没有一丝风。建宝扬起砍柴刀说：“走，上山砍柴去。”我和晓莹担心有蛇出没，又害怕被荆棘刺伤，站在原地不敢动。建宝说：“你们不上山也行，就是不能提前回家。”

建宝这是担心被珍姨看见。珍姨是建宝的后妈。建宝曾因为不按时写作业，被珍姨吊起来打。大家都说，建宝不是亲生骨肉，珍姨才敢下狠手。我那时听了，心里除了害怕，还为建宝鸣不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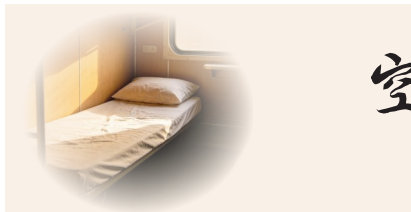
建宝的砍柴刀，很沉也很锋利。他一刀劈下去，一棵手臂粗的树木瞬间变成两截。可我们拿到手中，砍了几次，都没有把树木砍断。建宝说：“要把握好力度，动作要快稳准。一刀下去，才能立竿见影。”

建宝还手把手教我们削枝、捆柴。他的手很粗糙，布满了细小的裂口和茧子。看着他专注的样子，我第一次觉得，这个平日里一起疯跑的伙伴，肩上压着我们看不见的担子。

我们把木柴绑成捆后，扛到路边堆放。建宝说：“这么多，应该攒够三张电影票了吧？”一听说电影，我们就来劲。可这些木柴拿到哪里卖呢？建宝站在山坳口，朝山下的村口张望：那里，有户人家经常熬酒。熬酒，当然需要木柴。

酒家老板见我们是邻村的孩子，木柴也捆得整整齐齐，他没有过秤，就丢下10元钱，叫我们用木柴尽管扛过去。一张电影票才2元钱，这就意味着，看电影时我们还可以买些小零食。

我们从电影院出来，建宝声音沙哑，他为电影《城南旧事》主人公的悲惨经历扼腕叹息……建宝这是在想念已故的母亲。回家路上，山风拂拂，我们感觉很压抑，谁都不说话。



空出的铺位

赵向辉

空气中弥漫着潮湿的味道，天空雾蒙蒙的。

我第一个冲上6车，找到6号上铺，目的是尽快见到大学毕业回家的女儿。安置好行李后，我便躺下准备午睡。

火车启动了，我发现对面的上铺是空的，于是一阵窃喜。我注意到，下面的两个中铺和下铺的客人都有了，清一色的男人，老中青都有。

不知是因为昨晚睡得早，还是换了环境不适应，躺了大约半小时，我竟然没睡着，而思维却沸腾了——对面的铺位为什么空着，是没人购票还是在后面的车站上车，会是什么样的一位客人呢？

窗外是一条与铁路并行的河流，河水浑浊。

不会还是一个男人吧？如果是，最好是一位讲究点的，脚不臭的。如果不幸遇到脚臭的男人，我会直白地提醒他，最好不要脱袜子，而且要用被子盖住脚。如果提醒无效，我就找乘务员要求调换铺位，因为我忍不了干呕那个劲儿。一大片竹林一闪而过。

最好是能聊到一起的年轻的南方人，因为我是北方人，想聊一聊南方年轻人的思想和生活，为女儿的未来做谋划。真遇到就太好了，像上次那样，我会买来售货车上的水果和他分享，比如两盒混装版的切成小块的西瓜和哈密瓜，一人一盒，给漫长的旅途加点滋味，边吃边聊。他客气一下收下了，我们一起品尝两种水果的甜蜜，话题也更多了。慢慢的，有些困倦了，我说，睡会儿吧，他说，好。迷迷糊糊中，我被女售货员尖利的叫卖声吵醒，看我已被过去一个多小时。年轻的南方人也已经醒来，只见他正举着手机问女售货员，买一袋锅巴，多少钱。女售货员说，8块。他扫码付了款后，哗啦啦开塑料袋，咯吱咯吱就吃上了，既不像我和他分享水果那样与我分享锅巴，也不与我搭言，就像我俩从未说过话一样。当然，此后，我也不会再主动与他聊什么。也许，我会一直疑惑，不知是我俩真的聊过，还是我想象出来的。

我看向窗外，一小片一小片的水接二连三，有人在田野里劳作，看衣服颜色，可能是女人。



一天，我们在学校吃午饭时，树下围站很多同学。听说，悲情电影《妈妈再爱我一次》下星期天在镇电影院放映……第二天上学时，我们都不约而同地带上了砍柴刀。

这事不知怎么就被珍姨知道了。她在高山庄找到我们时，太阳在西山留下半边脸。珍姨从石缝里扒出我们收藏的木柴钱后，要责怪我们，却见我们身上有摔伤的肿块，就涂上风油精说：“傻孩子，砍柴哪有读书轻省……”

行动失败，前功尽弃，我们都吊着脸，不说话。建宝怀疑我们告状。晓莹抢先说：“你帮我追回玉米馍，我不是忘恩负义的人。”说完，他俩转头看我。我很生气地说道：“你们怀疑我，拿证据来！”

友谊的船，说翻就翻。从那以后，我一个人过高山庄，感觉后背阵阵发凉。

那个星期天的早上，我被敲门声吵醒。建宝和他爸站在门口，建宝说：“走，我们去看电影！”我因为被怀疑告密，没有搭理。建宝爸指着房角说：“你看，晓莹也来了。”晓莹走近说道：“别记仇了，又不是你告我的状。”建宝补充说：“我妈到村口等着，看电影不用我们出钱。”

那天从电影院出来，珍姨说：“你们周末晚回来，建宝拿的砍柴刀刀口钝，我就悄悄到高山庄探究究竟，发现你们每天放学回来，都去抠石缝数钱……”建宝这才想起来，有几次放学回到家里，没有见到珍姨。

“我以前读书少，找不到工作，只好回家种地。”珍姨说，“好好念书，以后想看电影，我带你去。”我们觉得，珍姨就像电影里的母亲秋霞，尽管我们不是她的亲生孩子。

参加工作后，我们在一次聚会中提起珍姨。建宝说：“要不是被吊着打，我就不会用心学习。”晓莹接过话茬说：“我婶娘家家里穷，不想让堂弟读书，珍姨就找上门去。现在，我堂弟在县城当老师。”

建宝悄悄告诉我：“那把砍柴刀已经锈迹斑斑，如今依然悬挂在刀架上……”

观沧海

社址：济宁市洸河路22号新闻大厦 邮政编码：272017 电话：2343393(综合办公室) 2343207(总编办公室) 传真：2343334 发行热线：2343593 广告许可证：2720004990002号 月价：40元/份 印刷：济宁日报印务有限公司